东方的风（组诗）

□唐德亮

吹来一声春雷
吹来一个绿茸茸的春天
吹来阳光的温暖无比
吹来春雨的酣畅淋漓
吹来号角声声
牵动每一缕神经
吹来激动人心的潮声
吹来阵阵清新而又不太习惯的空气
吹来强劲的旋律
吹来鳞次栉比的高楼、眼花缭乱的广告牌
吹来立交桥、高架桥和如网的高速公路
吹来比基尼、西装与青春的骚动
吹来新思想新观念新速度
吹来开发区、试验区、高新区和循环经济区
吹来林立的厂房如潮的民工膨胀的城市
吹来电视机、手机和发达的电脑的根须
吹来改革、开放、竞争和市场的无形巨手
吹来稻的丰硕果的飘香“中国制造”的过海漂洋
吹来现代文明富庶送走愚昧贫穷落后
吹来松动、舒畅送走板结僵滞
吹来公平、透明、正义吹走混沌不平专横
吹来丰硕红润送走枯瘦无神
吹来我们渴望的，失去的
吹来春的故事
吹来多彩的梦幻
吹来铿锵的音符
吹来新世纪的霞光
就这样，东方的风
不停地吹着，鼓荡着，冲刷着……

赶路

那一年，中国拐了一个弯
甩掉迷雾
开始大踏步地赶路

迈过一个沟坎，迎面又一个沟坎
越过一个峰峦，迎面又一峰峦
时而轻快，时而迟缓
时而腾空飞跃
时而疾步狂奔
挥汗如雨
踏雪成春
光影在变幻中绚丽
田野在成熟中丰硕
咚，咚，咚！脚步声响处
天空响起悠远的回声
赶路。回望四野
四野在隆起，上升

接近了，云霞、高度
但更壮丽的仍在前方
诱惑仍在遥远

我，我们，和我们的祖国
不由得又加快了匆匆的脚步……

黄埔云樯

如云之樯在南海伸展成旗阵

旗动了
是风推动的
蓄积已久的激情
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向着远方　那迷人的彼岸
进发。带着南中国海
澎湃不息的
潮声

月光

□王静蔗

世界仿佛只剩下一缕月光
没有喧嚣
没有疯狂

一片宁静
一株草
一片叶
一粒沙
一个人
终会找到自己的归处

诗塞境外

呼伦贝尔银色的春天

□艾平

三月，朋友从晴光绿蘋的南方来。降落在呼伦贝尔大地，他不由一脸惊讶——哎哟，这不是回到了冬天吗？“雨足郊原草木柔”在哪里？“马踏春泥半是花”在哪里？的确，这里看不到绿色，积雪一如冬季，覆盖在无垠的草原上，旧年的牧草从雪里钻出来，随风摇曳，马群的后面，冰碴和霜花飞扬而起……我告诉他，这里的春天在银装素裹中。

呼伦贝尔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位于祖国版图的“鸡冠”处，大兴安岭群山，由西南向东北纵贯期间。在大山的西面，就是茫茫八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驱车，走向草原深处，一路看烟雪浩渺，苍穹浑然，感觉行进在一个永无边界的银盆里，而传说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通通被平坦旷远的地势摊平，遥看有，近却无。

走出一百公里，伊和乌拉山像巨人一样，平地而起，出现在我们面前。此山诞生于远古的某一次地壳运动，海面成为草原，礁石升腾成山。和草原上的所有丘陵一样，这山的形状使人想起馒头，不同的是，在这个馒头的顶端，兀立着一排高大的岩石，像是长生天信手将一段长城放在了这里，恰好挡住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这里的牧民年年在山顶垒石插柳，建成了一个敖包。每到六月，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带着美酒和全羊，祭祀祈福，愿草原风调雨顺，万物吉祥。此时，那些鲜艳的经幡凌空飘扬，把云染成了宝蓝色、明黄色、翠绿色。我们攀上岩石，向敖包献上洁白的哈达，以顺时针方向，绕敖包三圈，每人垒上一块石头，以示敬意。

春天的信息如期而至。

我指给朋友看，在南面的石缝中，溢出一缕缕苔藓样的污渍，那是鹰的粪便。鹰在这里坐窝孵卵，是因为这里险峻又有阳光。这岩石的南北两面的温差很大，一块面包，在南可以晒成干，在北可以雪藏到夏天。朋友背靠岩石而立，果然感到一片温热，瞬间将身上的寒凉驱走。我拨开脚下的草丛，让朋友看——一抹嫩嫩的绿，已经在泥土里洇出。

一切仿佛都是长生天的杰作，伊和乌拉山脚下，九曲十八弯的海拉尔河缓缓流过。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那凛冽而又野性的河水，从山间泉涌直下，到了平坦的草原，就没了脾气，乖乖变成了绣女手中的丝线，慢慢地在天鹅绒般的大地上缠绕，不知道绕了多少道弯，方依依不舍地离去。

谁说季节还在沉睡？西来的风撒下一把冰冷的钢针，为河道除了积雪，掀开了盖头，让春天由此崭露美颜。看那河床吧——长长的蓝冰在雪原上闪耀光泽，犹如蓝宝石的无数切面，反弹着太阳的光芒，熠熠楚楚，美不胜收。下山走去，我们远远就闻到了河水的气味，是灌木浸泡在水中的清香，是干草在冰雪中酥软的冷香。蓝冰的边缘已经融化，河畔弥漫着温情的潮湿。我们拥抱蓝冰，听到河底微微的水声。

我要在这里找一朵花儿给朋友看。那花是从雪窠里长出来的生命，是寒冷中色彩的童话，是一个渺小的奇迹。果然，在柳树下的残雪中，我找到了她。这学名叫细裂白头翁的小花，已然含苞待放！她是那么矮小，几乎是贴在地皮上长着，她是那么低调，浑身是毛茸茸的灰，只有花蕾上一抹幽幽的蓝。朋友啊，你可知道，这小小的蓝花，是草原花海的第一声呐喊，也是季节赐予草原生灵的头道美食。

行至大兴安岭脚下的林缘草原，我们骑上骏马，去看牧民斯仁道尔吉家的春牧场。

黛绿色的松林，把群山涂抹得深深浅浅，风被山林阻断，炊烟像水墨一样袅袅升起，天地犹如曲终人散的水晶宫殿，澄明而寂静。耳边是马蹄敲击雪壳的声音、雪块从松枝上坠落的声音……好在我们的马匹有记忆，它们腾腾挪挪地躲开树根和雪坑，走得机敏又从容。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一道阳光猛然袭来，像无数金箭，射入遍地白雪。风景一泻千里，到处积雪暄腾，如蝴蝶在马腿前纷纭。远来的朋友情不自禁，任由冷空气穿透肺腑，张开双臂，大声欢呼起来。然而，他的声音很快被一部激昂的合唱淹没，那合唱来自于山阳坡上的开阔地。

斯仁道尔吉和妻子娜莎选择了这里作为春牧场。在高寒的呼伦贝尔，三月到五月初，虽然天气已经转暖，但是也会有－20℃以下的寒流，时常出现暴风雪。尽管家家都有了过冬的棚圈，有经验的牧人还会借助日照的温暖来接羔保育。斯仁道尔吉和娜莎正在接羔，他们跟前有一只母羊正侧卧在干草上，身子不停抽搐，已经分娩出两只羊腿，却老是不见羊羔的脑袋出来。夫妻俩的脸被冷风吹得黢黑，手上布满皲裂的口子。周围待产的母羊、趔趄着要站起来的小羊羔、正在用舌头舔初生羊羔毛皮的羊妈妈，异口同声地咩咩叫着；两头小牛犊在羊群里乱窜，引起羊群一阵阵骚动；不远处的几匹马，也像凑热闹似的打着鼻响儿，有一匹母马面临分娩，每当小马驹在它的肚子里蹬腿，它便不安地四面徘徊。这对年轻的夫妻忙得不可开交。

斯仁道尔吉看到我们，一笑，用肩头的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示意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我知道，如果惊扰了刚生了宝宝的母羊，它就会拒绝哺育自己的新生儿，那么阿妈和嫂子们可就辛苦了，她们要坐在雪地里给母羊唱劝奶歌，一唱或许就是几个小时，直至那哀婉的曲调，唤醒母羊身体里的母爱多巴胺，它们才会回心转意，允许自己的孩子吸吮母乳。

不远处，两只棕黄色的狗也发出了叫声，那是一种浑浊而尖锐的叫声，叫人感到十分异样。天哪，看到那两个蓬松的大尾巴，我们才意识到它们竟然是两只狐狸，野生的！它们一直在羊群的外面转悠，既不靠近，也不远离，当忙碌的娜莎从它们身边走过，它们似乎并不害怕。这两只狐狸每天捡食羊羔的胎盘，吃得肚子浑圆，皮毛油亮，便悠哉悠哉地玩耍，或者回到洞穴里播种生命。娜莎说，那只母的有了，应该是快生了，你没见它们捡到食物就藏到灌木丛里吗，那是做准备呢。

这时，两只狐狸突然用后腿站起身来，靠近娜莎转圈儿，叫人非常奇怪。斯仁道尔吉抬头示意，原来空中来了一只巨大的草原雕，它飞得很低，在地上已经能看清它尖利的鹰嘴和铁钩般的鹰爪，真叫吓人！我想起一张照片——草原雕叼着一只狐狸飞在天上，张开嘴欲将狐狸扔下来摔死，那是草原生物链上一个无情的镜头。现在，谁是草原雕的猎物，是羊还是狐狸？却见草原雕盘旋了一圈，渐渐飞远了。娜莎说，它看到有人，也害怕。这时两只狐狸早已没了影儿，原来是飞也似地钻进了自己的洞穴。

真没想到，狐狸的洞穴，就在一条自然路旁边，洞口露天，有一堆动土围着。由于牧民不伤害它们，它们便不怕人，还学会了利用人来保护自己。不知道在它们深达三米的洞穴里，藏着什么秘密。

一群喜鹊呼喇喇腾空飞起，我们才发现它们的存在。喜鹊是吃腐食的动物，一年四季都会跟着蒙古包走。它们成帮成伙儿，每每赶在狐狸之前，把食物抢走，狐狸一来它们就远远躲起来。现在，狐狸已经进洞，草原雕也飞走了，是谁让它们惊恐万状？

斯仁道尔吉指着雪地上的一串动物脚印说：“它是不会让人看到的。”原来，除了狐狸，不远处还有狼。可能是洞穴中的母狼生了小狼崽，所以公狼常常出现在羊群附近，但是它没有袭击羊羔，也没有袭击小马驹，只是踅摸那些流产的死羊羔。怪不得那两只狐狸不敢靠近死羊羔，它们明白，要是去抢狼的奶酪，自己会被狼咬死，最后成为喜鹊的食物。娜莎说，狐狸应该快点生，然后带着小狐狸崽儿转移，不然小狼崽长大了，肯定来占领狐狸洞，那时候可就惨了……

一个大洗衣盆扣在雪地上，里面有一只夭折的羊羔，三四斤重的样子。娜莎把它搭在马鞍子上，拍了一下马屁股，马跑向灌木丛，不一会儿便空着鞍子回来了。喜鹊落了一地，继续喳喳地叫，它们闻到了马背上羊水的气味，就飞到马背上一阵乱衔，马也不慌，继续用蹄子刨雪，吃雪底下的干草……朋友问，接羔结束，狼和狐狸吃什么呢？娜莎说，那时草就长出来了，旱獭子和鼹鼠到处跑，有它们吃的。

朋友，这就是呼伦贝尔。大雪无痕，周天寒彻，然而每一种生命都不曾屈服，都勇敢地活着，顽强地延续着，物竞天择，永不放弃。正是这些强有力的生命，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春天。

忙了一天，数一数接下的羊羔，真是叫人高兴，足足十七头！再看看羊群里那些肚子大大的待产母羊，斯仁道尔吉美滋滋地端起了浓香的奶茶。

丰收了！这是斯仁道尔吉和娜莎从农牧大学毕业，回到草原接手父母的牧场以来，第二次取得足以告慰父母的好成绩。前年，赶上大旱，在呼伦贝尔不足一百天的无霜期里，牧草来不及长高结籽，就枯萎了。缺牧草，斯仁道尔吉和妻子组织各家各户，用卡车拉着羊群，翻越大兴安岭，租用黑龙江农民的玉米地，让羊吃秸秆过冬。适宜的气温和丰足的食物，使羊群返回呼伦贝尔的时候，保持了良好膘情。去年水草丰美，羊儿肥壮，他们又早早地把种公羊放到羊群里，今春新羔就提前出生了。等到六月草长莺飞，这些羊羔会长得比往年大，觅食能力更强，可以汲取多种牧草的营养，到入冬出栏，它们差不多和小二岁子羊一样肥壮，那羊肉一定是芳香酥嫩，让人尝一口一辈子忘不了的。

斯仁道尔吉说，我们牧人的幸福就在羊身上，羊好，日子就好。去年秋天，草原上终于又出现了丝丝缕缕的晨雾秋霜，这就说明地下水的水位在渐渐恢复。看来国家实施退耕还牧、禁止乱开矿的法规很有必要。这真是叫人喜悦的事情啊——盼只盼，牧草上挂着珍珠的草原早日回来！让长生天再赐予我们一场瑞雪吧，草原有了银色满满的春天，就有一碧千里的夏天，就有遍野金黄的秋天。

絮惬语怀

鸟的隐喻（组章）

□关福财

鸿雁，飞翔的山河

春与秋，是花儿一次次怒放和凋零，是草木一次次翻阅冷暖对生命艰难的探索，让行色匆匆的时光慢慢懂得不惑。

鸿雁驻足季节的十字路口，收起叹息停止盘桓，精心编织日月的经纬，网住光阴的蹉跎和羽翼的沦落。

南飞和北归，让变幻无常的风云悟透众生因何选择不屈的跋涉。鸿雁的一声声啼鸣耕耘着天空的高远与辽阔，给生命以坚强，给岁月以执著。

鸿雁是大地的翅膀，让千万颗匍匐的尘埃拥有了飞翔，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一点点抬高，靠近阳光，抵近高尚。

光阴如川浩浩汤汤，鸿雁把大写的“人”举过云天，赠我人生山河以苍茫和壮阔。

麻雀，匍匐的文字

那一群麻雀是我笔下带着体温和心跳的文字，散落在雪地上不停地雀跃。它们在寻找自己最佳的位置，排列组合成让土地、让岁月读懂的诗句。

每一根羽毛都能测出雪的温度，一只羽翼丰满的麻雀不知是否能量出世间的冷暖？

岁月本不应有悲伤与苍凉，怎奈山河渐老，大雪白了人间。

所有被大雪覆盖和省略的，都会使这些跳跃的文字揪心而挣扎。

起起落落的麻雀是被冷捕获的尘埃。

麻雀小小的眸子里用力噙着的是我的泪，强忍不敢让它滴下来，怕灼伤、更怕淹没我深爱的生活。

喜鹊，吉祥的颂词

一只喜鹊踏弯嶙峋的早春，让梅花、桃花能够尽快攀上枝首，向远方吹响春天集结的号角。

喜鹊是吉祥的歌者，从不吝啬心中那份对美好的祝福。

站在雪地上，面前摊开的是一幅江山的巍峨。当我们原谅由于雪的坚守对俗世的伤害，喜鹊嫩绿清脆的啼鸣便早已在这片土地上写满欣欣向荣的事物。然后邀一轮明媚的太阳作为封面，让这一张温暖灿烂的笑脸作为生活的底色，借一缕东风寄给大地寄给天空，寄给心灵的长河。

季节正竖起耳朵聆听满川激流匆匆赶往春天幸福而密集的脚步。

诗散文

爷爷·酒·奶奶

□张亚凌

“带点酒。”每次去看爷爷，准备得再充分，奶奶都会叮咛这么一句。

40年前，奶奶话音一落，我就会从父亲手里接过钱，跑到村里的合作社打散酒。这酒，得过奶奶那一关。她凑近，闻闻，而后长叹一声：唉——，跟水一样，凑合吧，劲不大。妇人家是不能去坟前的，奶奶会看着父亲叔叔们远去的背影，满脸抱歉地说句“下了一辈子苦，都没像样的酒喝”。

儿时的我并不理解奶奶的唠叨，却知道巷子里的人喊我“小客户子”。对，巷子里的人把外来的都叫“客户子”，才不细细追究你是来自山东还是河南。听父亲说，爷爷是跟着他的伯父从山东逃荒过来的。

爷爷倒不是典型的“山东大汉”。瘦而高，少言，内敛，脸上总是一抹浅浅的笑。高兴时，喜欢抿口酒，不是喝，是抿。一说“喝”酒，我就想到乡邻们，不是挥动手臂猜拳，就是扯着嗓子吼叫。爷爷只是不言不语独自轻轻地抿。

爷爷抿酒时，喜欢搂着大我两岁的哥哥，他的大孙子。说泰山也说水泊梁山，说蒲松龄也说潍坊的风筝……好像那么大的山东都是他的家，每一片地他都深爱。

爷爷心情很糟糕时也抿酒。那年21岁还未成家的小叔突然病了。从县医院回来后，爷爷不放心任何人，每次都是他用架子车拉着小叔去十里八乡找医生寻偏方。似乎他越累越心诚，小叔的病才能快快地好。那段日子，爷爷也抿酒。抿着抿着，脸上的阴云就厚得划拉不开了。

记忆里奶奶非但不反对爷爷抿酒，还是积极备酒的。赶集时卖买东西，再抠再算计，也少不了给爷爷打点酒带回来。

奶奶给爷爷擦酒壶时我恰巧在旁边，她边擦边唠叨：酒是好东西呀。有愁事了，一抿酒就解开了；高兴了，抿点酒就消化了，也不会太张狂；难过事来了，抿点酒也就慢慢放下了。现在回忆起来，场景又变得模糊起来，不知奶奶是自语还是说给我。我，一个小屁孩，能懂啥？

爷爷爱喝酒，这是千真万确的。记忆里却没有爷爷喝醉的形样。酒，从没伤过爷爷？还是酒压根就是爷爷的贴心知己？莫非爷爷端起酒杯时，就是跟自己对话的开始？爷爷与酒，是彼此愉悦啊。

“带瓶酒，好酒！”奶奶说这话是30年前。

那时已不再打散酒了，整瓶买，也就整瓶带给爷爷。奶奶都说“好酒”，自然是选家里最好的酒了。我们带给爷爷的东西——不像别的人家，在坟前一摆又拿回去——会都留给爷爷的，酒呢，就一杯一杯倒给爷爷。

只要去看爷爷，是必须带酒的，可奶奶还是会叮咛的。是不是就像她年轻时叮咛爷爷，记得抿一口自己赶集回来打的酒？明知她不说爷爷也会抿的，还是要殷勤地叮咛。奶奶该不是把自个的心，泡在了给爷爷打的酒里？

前年冬天。九十八岁的奶奶临走前在床上躺了一周。没说多少话，也没痛苦，一脸平静，宛如赴约。那晚，父亲、叔叔们都在，奶奶环视了一圈，一个挨一个，叫了乳名。“不敢忘了，你太爱喝酒。”而后，奶奶笑了。

那笑像昙花，瞬间就零落了。

去年清明。哥看见父亲取出一瓶酒，急了，说那是我专门为您带的20年西凤，咋能……父亲笑了，说你奶奶要听见你说这话，不得敲着你的头骂？40年西凤你爷爷也配喝，你奶奶也舍得。

风且吟听

望春　　苗青　摄

与诗人李瑛的一次邂逅

□陈小秋

2001年9月，这是个明澈诱人的初秋，我作为祖国版图犄角旮旯的文学小作者，突然收到诗歌领奖通知，而且是初次要到首都北京，那种兴奋就总是提到嗓子眼又放不下去。坐了一天一夜火车，终于参加了颁奖大会。也就在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大诗人李瑛。

李瑛老先生是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应该说，认识李瑛，最早始于中学课本，无论80年代初中语文中感天动地的《一月的哀思》，还是如今高中语文里大气磅礴的《黄河》，李瑛的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了多代人。他的《红柳集》《进军集》等54部诗集一直深受读者们喜爱，亦给当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章节。

75岁高龄的李瑛先生，风姿矍铄、穿着随意，不太说话，总是抿嘴笑着，与其说他是诗人，倒像是街上遛弯的老教授。李瑛先生主动打破僵局，笑眯眯地问候着每个人，特别向每一位诗歌后代们问长问短。大家受宠若惊，便抓住机会向先生讨教诗歌创作经验，李瑛每问必答、语重心长。先生羡慕我们获奖者赶上了可以尽情发挥才智的好时代，称赞一些年轻作者大胆敏锐的创作思维，同时也告诫诗人们：创作千万不要为了标新立异而去追求形式，不能忽视了生活本质的厚重和真实，创作首先就要尊重生活规律。他说现在并不是人民群众不需要诗歌了，而是好多作者和作品无意识地疏离了读者，单纯为了追求所谓的技巧而和读者建立起了隔阂障碍，他们的诗不关心国家大计和人民心声，偏向于关起门来自我玩味，那些诗作故弄玄虚、晦涩难懂、毫无激情，甚至有的诗人自己都不知道作品表达了什么，这种现象是创作的一种病态，如果任其蔓延，对诗界乃至文学创作都不是件好事情。

李瑛对我这个来自内蒙古的作者颇感兴趣。他说内蒙古的诗歌乃至山歌小调自古就很有群众基础，“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具有强大而悠远的神秘感和诱惑力，深入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不断体验农牧民新生活，应该永远是草原诗人的创作源泉。

没有夸张的喧嚷和掌声，只有一个个沉静的思考与点头。很显然，现场的小诗人们在对先生敬重的过程中，内心又增添了些许敬仰或膜拜。

一晃18年过去了。这次领奖是我创作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见世面”，每每也是激励我摆脱慵懒、趋向勤奋的助推器。文学是我的第二生命，我作为那次领奖而破格加入中国诗歌学会的会员，有幸能与大诗人李瑛面对面交谈，这永远是一件获益匪浅、刻骨铭心的福事，自然地，我俩的合影照片也是我永远珍贵的收藏。

茶私舍语